

GESARZANGXI

格萨尔藏戏 | 韩晓红·专栏 |



韩晓红自画像

走进莫斯科，
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；
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，
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。
莫斯科之行，
铸就深情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莫斯科舞台

从莫斯科大殿里，沿着正门走出，是一阶楼梯，梯两旁种着几株灌木，灌木上零星地挂着许多颜色各异的玛尼彩带，似乎赋予灌木这样的植物以超然的内涵，使人经过灌木的时候自然会涌起一种敬意，仿佛是经过笼罩着精神灵魂的植物。在右边灌木旁有一根桑台，几名扎巴在主持着煨桑仪式。欣赏煨桑仪式是心灵的震撼，在敬畏英雄格萨尔王的文化氛围中，这样的仪式显得庄严而虔诚，那几名主持者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彰显出对英雄的热爱与敬重，他们点燃桉叶松枝，洒水撒盐巴，嘴里

HONGSEGANZI

红色甘孜

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（十二）

还不停地轻声念诵着咒语。这可是祖辈相传的盛大而虔诚的仪式啊！这就是对英雄格萨尔王的盛大仪式啊！在煨桑炉口有忽闪忽闪的火星，浓郁的烟腾空而起，仿佛真的要升到英雄的靈魂世界里，传递世人对格萨尔英雄的敬畏之情。

走下石阶，便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，院中央是一个草坪，草坪里生长着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草，有一些同样叫不出名字的花盛开其中，有白色的、黄色的，小朵小朵的花与小株小株的草相生相融，混然而成一个草与花的世界。院内的面积大致不到一亩，然而这里却是一部伟大史诗上演的舞台。我知道格萨尔藏戏将要在这里上幕，便格外仔细地审视着这个草坪。在草坪四周是木制结构的看台，宽度约有1.5米左右，上有木质和泥土相间的屋顶，整个看台呈现出沧桑岁月留下的痕迹，空间不大，不过能够躲雨遮阳，很有几分惬意，除此之外，便看不出有什么用处。

这样的看台颇有几分特别，观众和演员在同一个层面上，三面看台应该是观众的席位。这样的演出场地遇上雨便是一个麻烦的事情。出于对格萨尔藏戏的十分关注，我做好了从理论角度观摩莫斯科演出的格萨尔藏戏的准备。对格萨尔藏戏的研究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不健全的研究领域，在很多视角甚至处于空白状态。印象较深的是分别在《边政公论》、《康导月刊》和《艺文杂志》曾经刊载的《西藏之戏剧》、《藏戏在巴安》和《康藏戏剧的本事》三篇关于藏戏的论文。之后在《戏剧论丛》、《戏曲音乐》、《大公报》和《云南日报》等报刊上曾经相继阅读到了十多篇关于藏戏的论文，在此之外，则很难再见到相关的论文了。不过，有人认为藏戏主要活跃在民间，属于

民间艺术范畴，甚至认为藏戏很难走进寺庙演出。我不这样认为，藏戏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，我所欣赏到的藏戏，大多数都是在寺庙里演出的，很多藏戏内容都是宗教范畴的内容，无论是面具还是故事情节，多数都是属于宗教文化范畴的。寺庙的主持常常就是藏戏导演，而绝大多数演员都是寺庙里的僧人。尽管我们很难再历史典籍和宗教文献中寻找关于藏戏的记载，但是，藏戏无论是内容还是演员等，都与寺庙有着颇为紧密相关的联系。只是现成的藏戏研究文稿的匮乏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困难。于是，我尽量亲临演出现场，用自己的眼光，加之自己具备的有限的关于藏戏常识，企望能够形成自己的藏戏理论体系。

西方哲人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哪个民族有戏剧，就标志着这个民族走向成熟。”在我对藏戏的了解范畴里，我深深佩服生活在高原上的藏民族，他们能够把藏戏这一文化元素传承至今，能够把藏戏演绎成如此神奇独特，极富有生活气息，富有宗教色彩，甚至成为教化的优秀内容和艺术方式。纵观藏戏的特征，不难看出，藏戏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，又矢志不移地传承自身的优秀传统因素，进而形成了今天令世人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品种。

8月27日清晨，当我来到大殿外的草坪上的时候，发现草坪四周的木制结构的空间里，已经很有秩序地坐满了村民，男女老少相坐其间，秩序有条不紊，村民们用期待的眼神注视着大殿内。

在草坪的中央摆放着祭台，上有用酥油制作的精致图案旌旗，四周的木制建筑上插着岭国时代的旌旗，旌旗在晨风吹拂下，有节奏地飘曳着。在大殿右边的草坪

里，整齐地摆放着三只长号，几名僧人坐在一旁，他们的任务就是吹奏长号。

看着这样的场景，我感悟到一种思想正在慢慢传递，一种文化正在渐渐绽放，眼前似乎出现了一条宽敞的路，很多人在路上行走，他们呼吸着、他们激情释放着、他们轻轻地敞开情怀，等待着民族文化的展示。

昨夜，在莫斯卡一定被很多人惦记着，一定被很多人期盼着，期盼着第二天的格萨尔藏戏演出。

昨夜，一定有一条路，承载着很多人的希冀与渴盼，承载着人多人的思想与情感。在莫斯卡这个小小的村庄里，一定有一条灿烂的文化之路在延伸着，延伸到村民们的家里，链接着人们隐藏在心、醒着的思想深处。这就是文化的情感，这就是文化的魅力。格萨尔藏戏，我们共同期盼着！

尽管格萨尔藏戏还没有正式演出，但是我深切地感到有一只手，渐渐地步入我的情怀，将我对格萨尔史诗那份热爱，紧紧攫住。我感到有一种渴盼，在眼前疯长，长成所有日子里的那株丰韵的树枝和树叶。

痴情的我，早已像那些雨后的植物一样，正压抑不住生长的渴望，在莫斯卡这个小小的村庄里，疯长着文化的根须，疯长着思想的树干和树叶。这就是我对格萨尔史诗的热情，无论是近还是远，我都是面对先贤、面对前人阔达的精神空间与精神财富。

我和所有观众一样，虔诚而焦急地等待着格萨尔藏戏的演出。

等待着，风致嫣然的艺术戏剧，分分秒秒，步步临近。

活佛的信，要2人沿途照顾好红军，将他们安全送到道孚。色波等人将205名红军带到道孚，交由亚六甲活佛派人转送康定。甘孜寺也收留安置了一些红军伤病员。

1972年在东谷喇嘛寺就发现了红三十二军留下的一张证明，证明全文如下：

驻寄在喇嘛寺的伤病员共十七名。由喇嘛负责招待。除病死与好了归队外，遇有其它事情，喇嘛已承认一律负责保护。故给此条。希我红军部队切勿损害。并给予慰问。使病员安心在此养伤为盼。

此致
敬礼

抗日红军长征政治部

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

甘孜县的群众把红军伤病员当作亲人，领回家里，细心照顾，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。在斯俄安家的李绍清，是红二军团六师十六团一营战士，因身患伤寒掉队，拖坝村贫苦农民嘎玛将他背回家中精心护理，不久李绍清的病好了，但嘎玛和他的大儿子洛生龙却不幸传染上伤寒，父子双双去世。还有一些人家将红军伤病员招为女婿，共同生活。

甘孜藏区人民支援红军（四）

县，也留有部分伤病员。

红军对留下的伤病员，作了周密的安置工作。为此，红军还组织了后卫支队，专门负责安置伤病员等善后工作。红军北上之前，各部队都召开了动员会，向伤病员说明北上征途的艰难，留下治伤养病是革命的需要。希望他们坚持斗争，保持革命气节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，安心治伤养病，争取早日归队。在组织上，各个部队的后勤部门和卫生部门给每个留下的同志准备了休养费、粮食和药品，对一些伤势特别严重的伤员还留下了护理人员照顾。为了使留下的伤病员及护理人员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，红军的领导同志亲自与各地的波巴政府领导和民族上层人士谈话，委托他们组织和选择可靠的人家负责供养和保护红军伤病员。如朱德同志亲自找白利寺的格达活佛谈话，希望他继续把波巴政府的事情办好，把藏族人民团结起来，坚持革命斗争。同时请他一定要照顾好红军的伤病员，保存革命的火种。徐向前、李维海等红军领导，亲自找帕霍县益西多吉谈话，对他尽力支援红军表示赞赏和感谢，同时委托他照顾好红军的伤病员。驻道孚县和新龙

县的红军领导同志，也分别与当地的波巴政府领导和藏族上层人士亲切话别，对留下的伤病员作了妥善的安置。

甘孜藏区各县的人民群众和上层人士，在安置和保护红军伤病员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，有的还为此献出了生命。在甘孜县，波巴政府在红军北上后，安排可靠的群众，每5户照顾和供养1名重伤员。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家中就收留了李兴元、梁广明等5名红军伤病员。他对伤病员说：“我们都是穷人，为了穷人，你们来到了这里。现在红军走了，你们放心养伤，我一定全力保护你们。”不久，赵成武为保护红军伤病员被反动派杀害。格达活佛受红军委托，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，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。格达活佛亲自用藏医藏药对伤病员进行治疗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格达活佛还给伤病员取了藏名。有一个伤员叫杨化成，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，在伤愈后，格达活佛给他起名扎西罗布，并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。一些红军病愈后，愿意回内地，格达活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，派出亲信色波、殷根2人，带上写给炉霍觉巴寺和炉霍麻书头人以及道孚灵雀寺亚六甲

奇异驮羊

说他的大山羊其实就是从阿里那边来的。

对伯吉的话半信半疑，提不出问题却又反驳不了。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小老头儿是在吹牛，阿里那地方过去驮东西的羊是绵羊，不是山羊。不过，伯吉的羊的确能驮东西。首先是“驮人”。牧场上的野小子们，最大不过八、九岁，小的简直就是刚会走路，便会自我训练骑术。他们把那头大山羊抓来，翻上羊背，就学大人骑马的样子，催打着大山羊乱跑。有时，孩子们还会抓来其它几个头也挺大的山羊，吵吵嚷嚷，乱哄哄地进行骑马比赛。赛下来的结果总是伯吉的那只大山羊获胜！于是这只大山羊便会被野小子们轮流骑着去当一回冠军，大山羊跑得直喘气，有时竟然像人在咳嗽一样，吭哧、吭哧地咳上一大阵子。伯吉一见，抓根棍子就来了，小孩子们一阵大呼小叫，眨眼逃得一个也不见了。

伯吉老头儿心疼地牵着羊，慢慢带回去并喂点好草、青稞或盐等。可能是伯吉老头爱那只羊了，他什么都弄给这只羊吃。他说，像人一样，吃得才好长得壮。伯吉常把吃剩的骨头或肉等熬汤，汤面上还油花飘浮，那只羊照吃不误，有点肉皮，肉渣，山羊也照嚼不误。

或许是草食动物在吃过荤腥之后力气变大了。伯吉老头儿还真给这只山羊准备

了一副驮鞍，只是比给牛用的驮鞍小了许多，看上去有点玩具的味道，不过也很管用。大山羊所驮的东西，最多就是每年临近初冬时节的元根叶子，有时还有点干草。牧业生产队给伯吉老头儿安排的任务，是把一处又背风又向阳的几亩地弄好，几亩地每年都要收好多元根，元根不仅人要吃，元根叶子也不能丢，那是极好的牲畜饲料。

元根叶子在地头晒得半干，伯吉就把叶子缠成一把一把的，给那头山羊驮上。人背着元根，跟在蠕动的一大堆绿叶子后面，伯吉老头儿显得更小了。有时也就驮着几把草或一些小口袋之类的东西，直接搭在羊背上就成，不备鞍垫的。

有年秋天，生产队杀了一头很肥的母牛。砍成小块后，又分成若干小堆。人们等待分肉，挤在一起又说又笑。一群狗也忙不停，在那些沾上牛血，牛肉渣的草叶上舔来啃去，又要防备被人踢打。那只大山羊居然也与狗为伍，鹤立鸡群似的跟着那些狗，在人丛中走来走去。

伯吉老头儿分了肉，把肉放在一个牛毛织成的口袋里，就那往山羊背上一搭，赶着羊往自己家的帐篷走。忽然有人喊住了伯吉，是要商量个什么事。老头儿便停了步问这人说了几句话。等他追上他的驮羊时，老头儿不禁叫起苦来，原来那只山羊正在“请

木雅探秘

——语言(上)



■肖宵

在神秘的横断山东部有大雪山、折多山、阿里布谷山、雅拉雪山、南无脊山、五色海子山、雅加埂等雪山坐落其间，蜀山之王贡嘎山高耸云端。雅鲁江及大渡河支流，匆匆在山间奔过，诉说着古木雅千百年来的留下的传说轶事。秦汉时期，史称牦牛羌的木雅先世们便在这里修建房屋，7世纪，吐蕃英主松赞干布崛起，统一前后藏，东征康巴，佛教传入木雅。元朝时设土司管辖康巴地区，明、清仍沿前制，木雅嘉拉甲波家族受封明正土司，明末清初东迁打箭炉（康定），木雅变成了一块多元文化融合之地。几百年之后，木雅人被识别为藏族，他们的生活习俗、宗教信仰，乃至文字历法都和藏民无异。然而作为传承文明

的载体，木雅人特有的语言却显示着他们的独特，古老的语言究竟包含着何种神秘的信息，能否揭开木雅族群形成与迁徙的奥秘呢？古时的木雅人分布极广，《旧唐书西戎》中有“又有雪山党项，姓破丑氏，居雪山之下”的记载。大量史实文献表明，古木雅大体分布有四个地方，一是青海北部和甘肃一带，二是今四川德格、石渠、白玉等地，藏语称之为塞莫岗的地区。三是今天康定市大部分地区及其邻县九龙、雅江、丹巴、道孚等地。一度称雄西北的西夏王朝，便是由唐朝时东迁内附的北部木雅人所建立。王朝的覆灭留下了大量古迹文物，但塞北地区从此无木雅人踪迹。由于靠近卫藏，康巴北部的木雅人早已成为藏民族的组成部分。至今还保留古木雅传统的，只有今日康定折多山以西和周边九龙、雅江、道孚部分地区，这里便是古时被称为的木雅热岗的地方。

因为气候适宜，定居在此的木雅人，保持着祖先留下的农耕传统。他们种植谷物和部分蔬菜，并在收获季节来临之前集会祭祀，感谢天地对人们的馈赠。农闲时节，木雅人就要聚在一起，祈年祷岁，歌舞娱乐。他们所唱跳的极具特色的舞蹈便是木雅锅庄，吟唱辞令却全部是康巴藏语，这与木雅人平日劳作生活所使用的语言大相径庭。在藏地，木雅人使用的语言被称为“木雅格”。大量的研究可以佐证，这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语言，此种语言显得异常神秘的原因，便是因为木雅族群几个世纪之前已经全部使用藏文，缺乏文字记述让语言渐渐失去了载体。除了使用藏文，曾创造过辉煌文明，和木雅人一脉相承的西夏人，依据汉字六书创造过一种文字，这应该是木雅人记录语言的最早载体。1909年，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，出土了西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，这是一本西夏文和汉语双解字典，书中每一词语都并列四项，中间两项分别是西夏文和汉译文，右边靠西夏文的汉字为西夏文注音，左边靠汉译文的西夏文为汉字注音。

此后，西夏天书渐渐被人们破译，而与之同源

的木雅语成为进行比对研究的最佳对象。1991年，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在发表了《从词汇比较看西夏语与藏缅语族羌语支的关系》一文，指出“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一般都在30%以上，其中木雅语最接近，达到36.1%”。关于此说法，许多学者都曾进行考证，至今尚无定论。相对于现今无人能准确听读的西夏语，或许藏语和木雅语更为接近，受藏语的影响，木雅语中政治、宗教以日常生活法中的部分用语，大都借自藏语，藏语借词约占词汇总数的15%左右。

木雅语，这种汉藏语系羌语支里的一种语言，因为大量使用藏语借词正在与藏语融合，从而从7世纪开始算起，这种语言融合的过程已经持续了千年以上。今日，独特的声韵，古老的腔调仍然在木雅草原上回荡，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，可以在文字载体断层的情况下流通千年之久呢？

五色海

第 819 期